

# 春访宦姑滩

袁朝庆

春水  
陈少阳

我是顺着那条路慢慢走下去的，也不知要到哪里去。只觉得那风软软地吹着，像是从谁家闺阁里偷出来的绸缎，滑滑地贴在脸上。走着走着，便听见了水声。那声音极轻、极细，若不是心里预先存着个“河”字，恐怕就要当作是风拂过竹叶的碎响了。抬眼望去，平利县城就这样静静地躺在河的臂弯里。城是依着河的，河也像是专为这座城而来，亲密密地依偎着，一同在春天里懒懒地舒展身子。

最先看见的是那座桥。桥有个好听的字，叫彩虹桥。想起来这名字的人，必是名过而后初掌的模样，便把那份七彩的希冀，托付给这桥身了。桥是不动的，实实在在地跨在两岸，桥下的水，却活泛得很。那水，清得叫人心惊，不是那种深不见底的墨绿，而是一种透明的、嫩嫩的青，像是刚从山涧里流出来，还带着草木清气的泉。

我伏在桥栏上，便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河底。水底有卵石，圆的、扁的，错落落地铺着，石上蒙着一层极薄的青苔，水波漾过，那青苔便也跟着柔柔地动，仿佛也有了生命。最惹眼的是那些水草，长长的、绿绿的，像是谁家院洗的碧色纱巾，不小心遗落在水里。它们顺着水流的方向，缓缓地舒展自己的腰肢，那姿态，有些慵懒，又有些妩媚。水流得极慢，几乎看不出它在流，只是从水草那梦呓般的摆动里，才能猜出它是向着下游，悠悠地赶路。那水声，便是从水草的摆动里，从卵石的缝隙里，细细密密地渗出来，一直滴到人心里去。

我的眼光顺着水流，漂向了河心。那里有一小片高地，许是河水长年累月冲刷后留下的，积了些泥土，便生出些青青浅浅的绿来。这绿意上，竟立着几只白鹭。它们是那样白，白得几乎要发光，在这嫩绿的背景下，格外地鲜明。一只静静地站着，长长的腿没在浅水里，细长的脖颈弯成一道优雅的弧，头部微微侧着。另一只却低着头，在水里轻轻地啄着，啄一下，便抬起头来，抖一抖脖颈上的水珠，那动作从容不迫，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矜贵。还有两只，不知为何，忽然就飞了起来。它们并不高飞，只是贴着水面，低低地掠过。翅膀扇动得很慢，很舒服，一上一下，像两片硕大的雪花。飞了一阵，又翩翩地落回那片绿洲上，依旧是那样静静地站着，仿佛刚才的飞翔，不过是一次随意的散步。看着它们，心里忽然便觉得空阔了许多，那些琐屑的、无名的烦恼，似乎都随着它们那优雅的翅膀，轻轻地扇走了。

是了，春天是鲜活了。这鲜活，不光是在水里，在鹭的身上，更在岸边。河岸上，一行柳树正抽着新芽。那柳条软软地垂着，一直垂到水面上，风一来，便袅袅地摆动，像一位新妆初成的少女，对着镜子，不厌其烦地梳理着自己的长发。那柳芽鹅黄的绿，是刚从冬天的壳里挣脱出来，带着些羞怯的绿。再走几步，忽然撞见一片樱花。河岸的樱花开了，开得那样热热闹闹，一树一树的粉，重得像胭脂，轻的像晨雾，密密匝匝地挤满了枝头。这柳的嫩绿与樱的粉白，倒映在清澈的河水里，被水波揉碎了，又重新组合起来，染得整条河都是斑斓的春色。

我沿着河岸慢慢地走。风还是那样软软地吹着，送来些微湿润的、带着草木清香的气息。河水在脚下静静地流，那些水草，那些白鹭，那些柳与樱的影子，都还在水里，做着它们清明而悠长的梦。我忽然想，古人说的春江水暖鸭先知，固然是极细致入微的观察，但在这平利的河边，最先知道春江水暖的，怕不是鸭子，而是那些顺着水流摆动的水草，是那些贴着水面低飞的白鹭，也是河边每一个像我这样，无所事事地走着，却被这满河的春意洗得干干净净的心吧。

不知不觉，天色向晚，夕阳的余晖斜斜地照过来，给那彩虹桥，给那静静的流水，给那远处的白鹭，都镀上了一层暖暖的金色。那金色像一层透明的纱，轻轻地笼着整个小城。我该回去了，转身离去时，那河水流动的声音，还细细密密地跟在身后，仿佛一声声温柔的叹息。

## 流水春行

王福荣

三月底，我们前往流水古镇。自安康西驶上十天高速，小车便如离弦之箭在公路上疾驰。窗外的景色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：金黄色的油菜花宛如金色的绸带，时而聚集成一片，仿若金色的海洋，在微风中轻盈摇曳；野刺花如一群洁白的蝴蝶，翩翩起舞，为这盎然的春天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。

往昔的流水店老街，已被水电站库区的湖水悄然淹没。这个于1988年4月因库区移民搬迁而新建的集镇，巧妙地将古建筑元素与现代建筑完美融合，使得小镇焕发出勃勃生机，重放异彩，它曾荣获“中国十大最美小镇”的美誉。

踏入古镇，脚下是平整光滑的青石板路，街道两旁的民居大多为两开间、三四层的仿明清建筑，红色木格回纹窗、檐角与灰白色的马头墙、人字形檐头、钩形大檐口等建筑特色，无不彰显着古老韵味。马头墙上，对称站立着扬头翘尾的鱼龙，也称鳌鱼，它们形态喜庆活泼，栩栩如生，仿佛在悠悠诉说着古镇的历史与传说。

主街之上，旅馆、服装店、鞋店、编织产品店、伞店等一应俱全；靠湖之处，提供鱼宴、小吃等美食的饭店香气四溢；旅游接待中心里，还设有图书阅览室，书橱里的藏书琳琅满目。小广场中央及边上停放着三四辆旅游大巴和一圈小汽车，街道上大部分店门敞开，店主们惬意悠闲地坐着。偶有游客三五成群，漫步穿梭于街道之间。尤其是成群结队的春燕，在墙上、空中欢快地飞舞鸣叫，为古镇增添了蓬勃的活力。

码头上，有组团买票乘船的游客，有在码头上下耐心等待的旅人，还有不少人在大柳树下那两米多高、形似企鹅的汉江石旁，与写有“流水镇”红色大字的石头合影留念。三四十台阶之下，十多艘大小不一的旅游船整齐地排列着，宛如一群整装待发的勇士。我们租了一条小快艇，在师傅的带领下，驶向了湖中央。

船在湖面上缓缓行驶，微风轻轻拂面。湖水如一面巨大的镜子，将古镇、青山、村庄等框成一幅美丽的画面。那巨大的月牙形湖面，恰似一把平安银锁，锁住了这方山水。天空中，祥云自带灵气，它们更像快艇冲锋时腾起的滚滚浪花，又像神女的衣襟与迷面的纱巾，把天空装扮得如同水墨画。它们时而如白龙腾驾云雾，时而似大海里的鲸群或鱼群在海洋中游弋。白云飘过湛蓝的天空，与浅绿的湖面和翻滚的浪花相映成趣，让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。

在祖师庙第二层的一个休息平台，我看到了一棵碗口粗的马尾松：它恰好位于休息大厅的右墙旁边，一朵朵松花如圣诞树上缀满的繁星，嫩黄的花朵在阳光下照耀下泛着金色光芒，每一朵花都由八十多根橙黄色管状柱头组成，用手轻轻一触，它便向空中吐出一口黄色的烟雾。

春走流水，让我在这如画的风景中，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妙，真是不虚此行。

人民流离失所，宦姑滩古镇作为集市也逐渐凋零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焕古人民穷则思变，将“宦姑”更名为“焕古”，意思是让古镇焕发新的生机。他们把眼光投向了传统优势产业：茶业，一方面改造老茶园，让老茶园焕发生机，同时逐渐引进茶树苗的无性繁殖技术，扩大茶园种植面积，还在茶叶加工工艺上下功夫。20世纪90年代，随着中国营养学家于若木宣布紫阳茶为天然富硒茶具有抗癌的作用，焕古茶产业有一个快速增长时期。

2000年3月，我在紫阳采访结束后，租了一条快艇从紫阳码头逆流而上，到焕古买春茶。在渡口码头下船后，抬头仰望，感觉整个古镇坐落在石岩之上。我沿着土路往上爬，看见破旧的吊脚楼黑漆漆的。爬上镇子后，一眼望去，街边的房子低矮破旧，街边墙根下蹲着一溜卖茶的茶农，脸上灰蒙蒙的。

他们每人面前铺着一个蛇皮袋子，袋子上放着一个大的塑料袋，里面装满了新茶，旁边放着一叠比较小的白塑料袋和一个盃秤。当时茶叶很便宜，上等新茶也就一百来块钱一斤，但加工显得粗糙，茶叶没有造型，里面混有少量的茶梗和干燥的花柄。我走到一个茶摊前抓了一小把茶，放在鼻子前闻了闻，带着浓郁的栗香，我说买两斤，那个茶农便称了两斤，装在两个白塑料袋子里，从上衣口袋里取出橡皮筋把袋口扎上。陪我的两位同志问我转不转一下，我感觉整个集镇没有多少生机，便没了兴致，下到码头跳上快艇离开了。

2002年年底，我到紫阳县去推动省级“四好农村路”示范县创建，紫阳县交通局向我推荐了焕古镇的农村公路作为迎检线路，在我印象里，早些年那里并不通公路，心里有所触动，但二十多年留下的印象还放不开，最终否定了县上推荐的线路，将迎检线路定在了蒿坪。

孙先生是一个有心人，去年听了我对焕古镇的印象后，他先是详细介绍了镇上近些年的发展状况，后来回到镇上，又拍了很多图片发过来，看着一张张精美的图片，我改变了固有的认知，从而产生了重新阅读它的强烈愿望。

3月20日那天，我在参加了“焕古镇春茶开园启动仪式”后，想看看当年茶农蹲在街边卖茶的那条街，我看到那里已经改造成茶馆一条街了，我和市作协的蒋典军先生信步走进一家茶馆，看到茶馆里放了几组老式实木茶桌和茶几，屋内装修较为古旧，墙上挂了一些字画。

我喜欢到茶馆喝茶，到全国各地泡过很多茶馆，那些茶馆大多装修得高档贵气，过分的装修和商业气息让人感觉不到闲适和宁静，而这里，处处透着一种农耕文化的气息，坐在里面，身体和心里坚硬的外壳便一层层脱落，感觉到舒适和淡定。茶馆的女主人十分热情，给我们倒茶，

临走时，她看见我们带有茶杯，又给我们把茶杯添满了水。

那条街道不长，茶馆估计也就十几家，这里并没有像别的古镇一样，把现代建筑整齐划一地套上一层“旧衣服”，一看就是商业包装，这里的房子大多为明清时期的建筑，经加固改造后每家都各有特点，但气韵一致，置身其间会觉得时光慢了下来。

走过那条古街后，我们下到临江的那条走廊，我依稀记得这就是当年我下船时看到的那堵高耸的悬崖。信步走在木走廊上，悬崖石缝间那一排高大的青檀树已长出细小的嫩叶。从年轮上看，那些青檀树应该都是几百年了，现在它们都重新焕发了青春，带着笑意迎接我们。站在走廊向上望去，是一栋栋鳞次栉比的吊脚楼，如今都收拾得很利索，经过改造，这些吊脚楼有的成了茶室，有的改成了茶居，每一栋都环境古朴、设施典雅，吊脚楼之间有许多花木。从走廊向下俯瞰是平静的江面，小船穿行其上，漾出一层层细密柔软的波纹。

那天刚好雨过天晴，天空像刚刚洗过，湛蓝湛蓝没有一丝云，对面茶山上，每一株茶树都在舒展腰肢，每一个茶芽都带着青涩的光晕。我凝视着这里的一切，无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雕琢的，都是那么和谐；宁静清澈的江水，温暖入怀的和风，金色柔软的阳光，以及这里的每一块岩石，每一株花草、每一步石阶、每一间老屋，都给人超乎寻常的美，我已分不清这是真实的存在还是哪个大师画笔下的作品。此时，欣喜之情已点亮我的内心，感觉身体渐渐变得透明起来，与这里融为一体。

是什么让这里变得如此美妙？在乡贤馆，我们观看了17分钟的古装剧《义渡风云》，这部短剧讲述了清道光年间，焕古乡贤能人王泰来为了方便两江两岸的百姓过江，常年捐粮支持义渡，后中道仙逝，其妻继承其遗志，以家产继续捐赠维持义渡，为族人所不容，最后在县令的支持下使其义举得以延续。从演出厅上到楼上的展室，我在那里看到了历代乡贤的感人事迹，也看到了这一方人崇贤尚德的精神传承。那天也是此镇新修的跨江大桥开通之日，看到那座大桥，眼前就会浮现古代义渡的船只。

更让我欣喜的还是这里的巨变。如今的焕古镇，山上三万多亩茶园如绿色的地毯，一年八百多吨翡翠般的绿茶流向全国各地，让一万四千多人挺起了脊梁，加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挖掘，清代人谢申美好的梦想终于在这里变作现实。

由于临时的特殊情况，向李春平先生请假后我就匆匆返回了，对宦姑滩的访问并没有完成，但匆忙之间的见闻，如同一幅很好的素描，它的轮廓、线条、色彩、意境已深深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。我想，我会再次去拜访它的。



村口桃花开 黄海林 作

瀛湖

第1483期

## 石磨

喻德余

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石磨在我家的地位仅次于锅灶。

石磨是爷爷用品质上乘的料石，请石匠精心凿的，磨盘比一般的石磨要厚；磨架是结实的花栗木，在家人的精心养护下，始终是褐黄油润的；旋转的磨道拐，呈丁字形，握手的一头用一根结实的绳子吊在楼枕的檩子上，一头连在石磨的把手上。只要推磨的人双手用力，来回推拉，石磨就开始围着磨心旋转。人们往磨眼里放入玉米或者小麦等粮食，石磨就通过自身的重量和上下扇的凸凹齿槽的挤压，将粮食磨成粉状。

我家的这副石磨，推小麦、磨黄豆，都是粉细浆匀。由于磨扇太重，家里除父母能将其推动外，年纪尚小的我们，都只能在父母推磨时喂喂磨，看到母亲推磨时满脸的汗水，我也曾在她停下休息时，试着去用力推磨，可总是用尽了全力，也推不动一圈，母亲

一个地方和一个人一样，有的初次见面眼前一亮，深交以后因为没有内涵便不再交往；有的初次接触外表普通，但内涵和气质会逐渐让人刮目。对我来说，紫阳县宦姑滩便是这样一个地方。

对宦姑滩的访问是去年冬天与孙都军先生约定的。他和我的工作与生活圈没有交集，一个偶然机会坐在一起，发现他和我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，特别热爱家乡。于是，我们交流的话题多了起来。

他是紫阳县焕古镇人，问我是否去过那里。我说去过，印象中当地出产的茶叶品质很好，甚至觉得是紫阳最好的。交谈中，他得知我曾在报社工作几十年，调离后从事文学创作，顿时来了兴致，邀请我去他的家乡采风。我说我水平有限，建议最好约上几位著名作家一同前往。他听后热情更高，恨不得第二天就让我组织成行。有感于他对家乡的赤诚，我提议最好先与镇党委取得联系，采风时间短，只能初步感受当地的自然景观、风土人情与文化气质，若要真正动笔创作，还需要党委政府提供更详实的资料。

第二天，孙先生就打来电话，说已与焕古镇孟庆国书记取得联系，孟书记邀请我们第二年春天去采风。春节期间我与李春平先生进行了沟通，他一听来了兴趣，说自己1998年在焕古镇的一个村子蹲点，在那里住了一年，多年过去了，也想去看看那里的变化。三月初，我接到孟书记的电话，他在电话里说，现在花开了，茶山也绿了，焕古到了一年最好的时候，想请我组织作家去采风。

焕古在古代本是一个渡口。紫阳县志载：宦姑滩渡，古名葡萄，后因渡之两岸悬崖间古木成丛，乌鸦无数，栖之，司更鸣晓，故去暮归，岁以为常，故名乌鸦渡。唐代时宦官之女刘冬姐逃难至此，传授制茶技艺，所产的“凤凰茶”被定为贡茶，百姓尊称其为“宦姑”，渡口所在地因之得名“宦姑滩”。

明清时期，由于汉江黄金水道航运兴盛，宦姑滩成为一个重要的山货特产集散地，商贸云集，那里出口的茶叶、丝绸、油漆、木耳等远销外省，特别是茶叶，当时标注“紫邑宦镇”的品牌十分畅销。清乾隆时，燕人谢申在寓居紫阳时写道：“两岸岩花滩路还，遥看城郭起江湾。西来汉水吞巴水，南入秦山接楚山。合补《茶经》鸚鵡绿，须添《观谱》鸚鵡斑。只缘津吏询乡国，暂系扁舟度度关。”他认为紫阳这个地方贫瘠，但适合种茶，应该通过多种茶为《茶经》丰富内容，改善人们的生活，同时加强文化建设，尚礼崇德，吸引有文化有品位的人留在这里。

谢申的理想很丰满，但现实很骨感。到清光绪年间时，由于茶叶加工没有跟上时代步伐，茶叶价格低廉，很多茶农毁去了茶树，咸丰同治年间，由于太平天国所部窜境，

大寒时节，父亲在苹果树的根部挖一个一米见方的坑，挑几担猪粪倒进去，再用烧好的火粪盖上厚厚的一层，苹果树长在院坝边上，盖的火粪要压实，和院坝齐平。

“又在那儿做些没影儿的活路！”母亲一边忙里忙外，一边嗔怪道。

每年的这个时候，父亲就要干一天这个活，母亲就要说这样一句话，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满眼都是笑意，她仿佛看到树上挂满了红红的苹果。

父亲给苹果树上完肥，过一两天就要剪枝，他扛来楼梯，让我把楼梯扶住，他先上三步梯子，修剪低处的残枝，有时还要搬来一条高板凳，站上去剪，也让我扶稳。父亲上到第四步梯子的时候，脚和我的眼睛就在一个水平线上了，父亲的棉鞋大脚趾的地方有一个洞，我能看到洞里的脚趾，我捡一根父亲剪下的苹果枝往洞里捅，父亲把脚挪开、悬空，等到父亲把脚踩在楼梯上，我又捅，最后父亲会呵斥我一句，然后上一步梯子。等到我冻得手脸通红，父亲剪枝的活儿也就收尾了。

我一个八九岁的娃娃，扶凳子、楼梯是假，父亲是要让我参与，和他一起劳动，他给我讲那些枝该剪，哪些枝该留。我身上的毛病就像苹果树上的残枝，被父亲一年年剪掉。

三四月时，苹果树发芽、长叶，叶子中心长出花蕾，花蕾是白色的，顶部有一个小红点。开花时，白里透红的苹果花恣意开放，淡淡的清香从窗户飘进来，装满了小屋。

蜜蜂来了，嗡嗡地叫，它们在这朵花上闻闻，那朵花上嗅嗅，满树飞舞。我用棍子去赶它们，一只小蜜蜂一下扎进我的后脖颈，疼得我哇哇大哭，母亲抱住我，拔出刺：“你惹它干啥？你看，它尾刺上还带一点肉，活不成了。”母亲挤出一点奶水涂在我的伤口上，火辣辣疼痛的感觉就慢慢消失了。

不久，苹果长成樱桃大小，头上顶着花蕊枯萎后变成的“细毛刺”，等这些“细毛刺”脱落干净，苹果有板栗大小的时候，父亲要疏果了，有的枝留两个幼果，有的留一个。父亲一边疏果，一边给我讲取舍，讲有舍才有得，讲一个人如果想什么都得到，可能最后什么也得不到。

五六月间，果子由灰白变得青绿，火一样的太阳让果子在浓密的叶子中泛着油绿的光芒。一些青虫来了，啃叶子，咬苹果，有一种青虫，吊在一根丝上，行进时，尾收到头部，然后身子伸展，又把尾收到头部，再把身子伸展，一屈一伸地前行，我们把它叫“尺子虫”。

父亲说要杀虫了，他用白酒和醋兑水，每天喷洒一遍，连续喷洒三天，树顶喷不到的地方，就只有交给鸟儿，让鸟儿帮忙捉虫子。父亲说不能打农药，农药有毒，不能害人。

到了晚上，皎洁的月光洒在我们身上，像给我们穿了一件纱衣。我们在苹果树下搭起板凳，铺开晒席，或坐或躺，围在父母周围，父母摇着蒲扇，给我们讲故事。老屋坎下是一条公路，汽车的光把苹果树的影子打在老屋的墙上，光怪陆离，变幻多端，一帧帧画面像放电影一样，让我们欢呼雀跃，有时玩着玩着就睡着了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总是在屋里的床上。

金秋十月，苹果熟了，有的青、有的黄、有的红。母亲选一个晴朗的下午，一家人都来下苹果，下好的苹果分成两类：又红又大的一类，有三五十个，用篮子装着，论个卖，五分钱一个；第二类的论斤卖。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，一树苹果，能支撑一家人好几个月的吃穿用度。最高的枝上，母亲要留五六个苹果，留给鸟儿过冬吃，鸟儿帮忙捉过虫子。母亲说人不能太护食，要学会给别人留食。

后来，家里买了电视机，买来天线，用一根长竹竿架着，长竹竿绑在苹果树身上，苹果树像一位旗手，擎着这根竹竿，风里雨里，相守相伴。

再后来，父母永远离开了我们，我搬离了老屋，房子换了主人。老屋也闲置着，破旧、颓败，苹果树冬天没人施肥，春天没人杀虫，夏天没人疏果，果子味道越来越差，无人品尝。可是，每到春天，苹果花总开得那么绚烂，它们在春风里笑语盈盈。

## 老屋那棵苹果树

危才军